



欢喜缘

〔清〕佚名

导 读

《欢喜缘》全称为《第一奇书欢喜缘》，此书为吴晓铃所有，近年方见录于大家秀高《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及北京《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》中，书无刊本行世，所存者为手抄孤本，且可能为原稿本，弥足珍贵。首叶首行署“第一奇书欢喜缘”。次为“目录”，共十二回，回目撰是编，不避淫褻也。第二叶起为正文。正文半叶约二三行，行约三十字。分回不分页，全书计三四页。抄本完整，仅末页第五至第九行中间破损。回末结语各不相同，如谓“都在下回接演”（第三回），“且候下文再讲”（第四回），“且候下次再表”（第六回）云云：第八回结束时谓“请看九回，便见分晓”。各回回末记该回字数。

作者寄依无考，书中“两个钟头”、“三个钟头”、“十二点钟”等说法，又谓“自从子夜弄至卯末辰初，约莫七八个钟头。”可知计算时间已以“钟头”为单位了，这大概是本世纪初的事。上文提及书中每回末皆标明字数，或用传统数目字或用阿拉伯数字。书中又用“原世界事不开端原不要紧”（第二回），“防免作胎之药”（第八回）等语词，又“呵”、“吗”、“啦”、“呢”等语助词甚多，故疑为清末民初之作品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老虔婆假意抚孤寒
小弱女无心堕柳巷 ()
- 第 二 回 为拈香被留佛寺
因看马失身贱奴 ()
- 第 三 回 张可儿古庙遭奇辱
崔公子金屋贮多娇 ()
- 第 四 回 问桃源花厅奸幼女
采后庭书室弄变童 ()
- 第 五 回 将错就错胞兄妹骨肉敦论
以误顺误表叔嫂亲戚交欢 ()
- 第 六 回 为云为雨亭亭遭大创
月宾月主公子恣宣淫 ()
- 第 七 回 吴公子乔装欣折柳
崔小姐易服漫寻花 ()
- 第 八 回 夸采战游穷巫峡
赌胜负捣碎后庭 ()
- 第 九 回 崔小姐招赘吴公子
柳依依出嫁风流郎 ()
- 第 十 回 极荒淫兰汤大战
穷肉欲除夕恣欢 ()

-
-
- 第十一回 活冤孽美人遭巨盗
真幸福姣童遇将军 ()
- 第十二回 崔公子遁迹玄门
陈将军贮娇金屋 ()

第一回

老虔婆假意抚孤寒 小弱女无心堕柳巷

话说南朝齐梁时代，姑苏为鱼米之乡。在枫桥左近有一渔户，姓张名通，娶妻赵氏。老而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名叫可儿，生得秀媚无比。这一年可儿长到十三岁。张翁患病，竟自死去。剩下母女二人，靠着打渔为生。那时兵戈满地，赋税繁重。他等渔户，每日均纳税课三二十文。恰巧张家的打渔网儿偏偏坏了，却又凑巧那只钉补的船又自坏了。赵氏不肯空交鱼税，便不打渔，在岸上搭个席棚权且度日。赵氏已是六十将近之人。经不得愁苦，也就病了。奄奄一息，可儿无钱买药，只是终日啼哭，看看日重一日。恰巧这日，可儿正在啼哭，忽由外而走进一个婆儿，问了姓氏。原来婆子是个著名马伯六，积世老虔婆。往常已将可儿看在眼里，今日打经过。恰闻得哭，因此进来打探动静。当下说道：“老嫂，请放宽心。待我给你请医调治。你在苏州打听，谁人不知我买善人家，可是姑娘，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可儿说道：

“我十三了。”婆子道：“好个聪明孩子，疼死我了。”说着，拿出十两银子，递与可儿。赵氏此时只有磕头而已。婆子说道：“想你小孩子家，未必知道医生去处。索性老身走一遭，替你去便了。”说着，起身而去。走有片刻，便同个医生来。诊了脉。只说了个病重的很。胡乱开了方子，拿了钱，便自走去。这里又央婆子打药回来。可儿煎给赵氏吃了，依然不好。那上三五天，竟自长逝。可儿伶仃弱女，猝遭大故，束手无策，正自守尸而泣。恰巧婆子走来，急忙劝住可儿，便出去买了衣衾棺木。请僧众就到河边诵经，超度三天上，抬到义地上埋了。此时知道的，都替可儿怀着鬼胎。不知的，那个不说婆子义气。当下葬埋已毕，婆子说道：“姑娘你一个人还能在河边住吗？你又无亲可投，依我之见，便到我家。胡乱还有饭吃。”可儿思前想后，只得如此，当下谢了又谢。便收拾一应家俱。随了虔婆迳向她家而来。到得门前，便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，和婆子打眼色。可儿已是纳闷，进得门，走过几个院落，来到一所深邃院子。早有许多花朵般的女子迎了上来。向婆子或叫娘，或叫姑母。其称不一，都在破瓜年纪。衣服华丽，举止妖娆，见了可儿，无不评头论足。可儿正在莫名其妙，只见婆子发话道：“姑娘，你妈也埋了，你也来到这里了，可是你知道我是作什么的吗？实对你说，我这里就是勾栏曲院。干不该万不该，你自己不该来到这里。既到此处，别无话说。你也是个明白孩子，不用我费话劳神，从今后习学弹唱，接客留人，好吃好穿，我决不难为你。你要有一点含糊，你来看。”说话之间便将皮鞭拿下，便等可儿回话。此时可儿如梦方醒，痛哭不已。虔婆大怒，过来便打，众姐妹作好作

歹，将可儿簇到一间屋内，连忙劝道：“姑娘你不要哭呵。已旧是已旧了，何必自找苦吃。”可儿一想也是道理。二返来到虔婆屋中，拭干眼泪。说道：“从今后，应酬客人，但是不能过夜。俟有从良机会，不可拦我卖身。”虔婆一听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连忙带笑说道：“我说你是明白孩子，果然不错。就依你便了。”于是将可儿修饰的花明柳媚，便做起送旧迎新的勾当来了，也是可儿相貌出众，性格温存。不上两三个月，芳名便自大噪起来，富商大贾谁不垂涎。几番婆子欲要梳拢，可儿只是不依。虔婆靠她赚钱，也不敢深拂其意，便缓了下来。这天可儿侑酒回来，带些醉意。时当炎夏，天气燥热。可儿叫娘姨去澡盆内放些水，宽去衣服，沐浴一番。酒兴朦胧怡荡，不免有些情动。也斜杏眼，软瘫在天然椅上，也未穿衣，便自昏然睡去。猛可地，帐后转出一人。睁眼看时，却不认得。只觉眼波流媚，软款动人。赤着身体，走向前，便将可儿忽抱住。此时可儿欲待声张，已来不及。说不尽半推半就情形，那人分开玉股，去紧暖香温去处，只一顶，便连根搯了进去。欲知可儿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为拈香被留佛寺 因看马换身贱奴

话说可儿酒醉醺醺，四肢无力，半推半就，索性由了那人。可儿初次破身，经不得大抽大送。起初乍一插了进去，还咬牙忍受。后来风狂雨骤，实是疼痛，便央告起来。那人不听，越发狠干。又弄有片时，可儿觉着不甚疼痛，有些意思，便放开手，由他摆布。越弄越觉欢畅，春兴勃发，止不住心肝乱叫。那人愈觉动火，更加用力抽送。有两个更次，牡丹露滴，方才住手。却说这人，是一位豪华公子，姓何名钟秀，是当地一个富户。久仰可儿之名，屡思一亲香泽。虽是梳拢有心，只是可儿留髡无意。遂与虔婆商量，计诱可儿。恰巧公子有江北之行，事遂中止。日今回来，当下便差人向虔婆知会。命伊依计而行。当晚酒饭中，俱下了春药，骗可儿吃了。趁出局之会，将公子请来藏在床后，因此可儿稳稳当当到了公子手中。可是止这一次的缠头费用，也就不下三五百金了。再说公子弄完，爬在可儿身上。将底情由，

备悉说知，木已成舟，也就是随遇而安而已。原世界事不开端原不要紧。可是一要开端，再要守住，却是不能的了。当晚，公子将可儿弄有五、六次之多。直至日上三竿，方才住手。可儿已是被翻江浪，狼藉不堪。从此公子不断走动，可儿渐知佳趣，便拣那貌的留了起来。后来淫兴难过，遇有要好之人，索兴白天也要弄上几回。她那玉户，便如山阴道上，接应不暇了。时孟夏，杂花生树，柳绿桃红。可儿想那灵岩山是个名胜所在，要去游玩。便同娘姨雇了轿子，直抬到灵岩山上一座古寺歇了。可儿各处游玩一番，渐觉口渴身乏。但到寺中随喜大殿下，烧香已毕，去方丈内吃茶。却说这个方丈本姓秦，为现今首辅之子。披剃在此，法号爱云。本是风流子弟出身，更兼年精力壮相貌魁梧，性极好色。方丈中有套房秘室，地极幽秘。里边一切陈设，工致异常。无论官宦庶人妇，往往被人留住，藏在室中，尽情玩乐。也有永远不放，也有弄完送出。妇女迫在势力之下，只好忍辱含羞，不敢声张。因此上，大家闺秀不知被他糟蹋了许多。当下爱云见可儿眉弯春山，目泓秋水，丰姿袅娜，体态娇俏，却似魂飞天外。便拿出全副精神应酬可儿，眉来眼去，百般勾引。用茶中间，夸说庙中古董陈设。引着可儿又在各殿游逛一番。走来走去，来到一所套房。娘姨见二人进去，正要跟了进去。突地闪过三五个僧人，一拥齐上。揪住娘姨，喝道：“何处村妇擅入佛地。”不容分说，一步一棍，直打出庙门来，扑地将山门关了。娘姨哭骂叫喊，那里叫得开。喊叫半日，止索回转，报告虔婆去了。这里可儿与和尚言来语去，已打动心思。爱云见说得入港，便道：“小僧见有欢喜佛一幅，画得极是生动，娘子敢待一看。”可儿回眸一笑，

两颊赫然道：“我正要看。”说着，来到一个所在。只见小小一座暖阁，铺设甚是华丽。掀起绣幔看时，四面俱是明镜。中间放一座牙床。锦衾续褥，一应俱全。和尚道：“娘子要看佛像么，只是天色已晚。权请住宿一宵，夜间自有小僧陪伴。”可儿此时芳心已不自主，一个身子已是瘫在和尚怀中。和尚便搂在床上，替可儿脱净衣服。可儿此时春思正浓，乜斜杏眼，任其所为。这和尚见姑娘肌肤油腻，有如白玉一般。急忙自己卸去衣裤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八个字）对准玉户。只一下，连根搯了进去。大抽大送，欢畅之极。可儿施展本领，柳腰款摆，花心耸弄。和尚更觉痛快，一抽一送，细赏滋味。可儿淫兴大发，极力颠送。干有三个钟头，方才一泄如注。可儿已是丢过三次了。和尚拥住可儿，细问根底。方知她是勾栏中人，当下事完。可儿意欲下山，和尚那里肯放。可儿无法，只索由他。尽日在山中取乐，这且不提。再说娘姨回到家中告之知虔婆，虔婆吃惊不小。欲待自行上山索讨，又恐反遭毒手。只得连夜写了呈子去县中首告。想苏州合省文武大僚，都同和尚来往。夤缘巴结，只求和尚在父亲处说好话，那个却敢得罪于他，何况一个县令。当下收到状，击鼓升堂。不问情由，五十大板，打得婆子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胡乱问成诬告罪名，一面枷钉在衙。不上半月，竟自急气交加，呜呼哀哉了。回文再说可儿，这日，因为和尚下山。自己无聊，在花园散步。猛可的踱过六个沙弥，一拥上前，将可儿按在地上。拉扯裤子，约莫有三五个钟头，方才住手。可儿浑身瘫软，不能行动，众人将她抬至寝室。可儿知此六人都是和尚变童，又兼貌美。但自心肯无话。可说爱云回来，免不得又来。可儿阴户已

肿，和尚不知就里，依然恣意交欢。可儿免不得呻吟哀告。和尚问其原故。可儿推说受风阴肿。和尚便住手，去寻那六个沙弥，作后庭之戏去了。从此可儿又添了六个生力军，日日不得空闲，好不自在。也是活该有事，偏偏出来一个按察使，少年科第。喜事生风出，牛犊子不怕虎。此人姓李名纪泽，字表立人。其妹现为贵妃，极蒙宸宠。小李年纪不过二十五岁，面宠俊俏，性格风流。这日按临苏州路上。早已闻得爱云之事，便就灵岩寺去拈香。少不得方丈待茶。谈话之间，霍地一个女子从阁子闪过。立人便问：“寺中何来女子。”爱云推说无有。立人不信，随命跟随差弁严加搜查。一声令下，早由阁子内，将可儿拖出。立人哈哈笑道：“大方丈，你还抵赖么。”吩咐从人将女子带回公馆，并令爱云听候发落。说罢，出门上马。而爱云也自着忙。急备物事，打点人情。亏得立人喜爱可儿，留在衙内，便不追究此事。爱云知是皇亲，也自无法了。立人自从一见，但如勾魂摄魄一样。当晚睡在一处，说不尽山盟海誓，便纳做小妾了。一个贪他富贵，一个爱她容颜。无如可儿浑迹烟花亦成习惯，每夜定有驴一般的物事伏侍她。到得庙，庙和尚阳物又大又能耐久。加上六个沙弥人人狠干，何等快活。如今嫁李按察，却是能看不能吃。那待几天，可儿便不耐烦起来。这天，按察出门拜客。可儿信步走至花园，只见荷池内一个人拉一匹白马，正自洗刷。那马乃是李立人心爱之物。那人便是马童得贵，为人聪明伶俐。脸子标致，身体雄壮，粉团似的。脸脂油样的胳膊，日光之下，映出纱裤里驴一般的阳物来。可儿一见，哪里还能自主。言语之间，逗得芳心，免不得风言风语打动了。那马夫好不知趣，也用些言语撩拨于

她。可儿忽地一看那马，见是一匹牡马。使用手指那马的阳物，说道：“这个东西可真不小，可惜人的曾无如此之大具。真可恨。”马夫一听，那里还能忍耐。遂答道：“为甚没有，请你来看。”说首，就掏出，挨上前来。可儿一见，如得至宝。急忙搂住道：“亲亲，爱死我了。”于是二人偎傍着来到幽僻之处，靠着那软茸茸芳草，便弄了起来。说不尽浓情美满，鱼水之欢。干有两个钟头方才住。从此无人之时，二人便自欢会。丫环仆妇得了他的银钱，那个管她闲事。因越弄胆子越大，后来竟生出一场祸事。欲知祸事怎样，静候下回再演。

第 三 回

张可儿古庙遭奇辱 崔公子金屋贮多娇

却说可儿这日合当败露。李按察睡至半夜忽然惊醒，急唤可儿时已然不见，却听得隔壁屋内有云雨声音。急忙下地来看时，借着月光看个正着。却是马夫将可儿按在罗汉椅上，大弄之下。登时气破肝胆，一声断喝，闯将出来。马夫急忙夺路跑去。可儿这时只好跪在地下，苦苦哀求。按察也不发怒。当下将她脱了干净，赤着身赶出门外。且喜这后门外有个庙宇，并无僧。当下可儿精着身子来到庙里。寻思无路，正在啼哭。不想惊动一人，原来这庙内住着一个乞丐。这夜正在熟睡，猛可的被哭声惊醒。睁眼看时，却是一个赤身露体的女子。便过来解劝，问明备悉。可儿不便实说，只说姓王，被大妇不容，昏夜之间赶了出来。那知乞丐暗怀歹心。趁可儿不留神，一个虎扑，将可儿仰面扑在地上，随即用身压住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八个字）便往小穴里进去。可儿满心不愿意，然而身不由己，只索由他。且落得一阵快

活罢了。弄一番，向可儿道：“我一个乞丐，也养活不起你。现今杭州有一个富户公子，姓崔名隆。今番来到苏州，特意选买美女。明天你充作我的妻室，我引公子来看。想你这样美貌，不怕他不要。我既可以得些财物，你也有了安身之处，却不是两好么。”可儿想道：却也是一妙法，终不成赤身露体，作何打算。遂应允了。说话之间，天光大亮。花子到客店中，寻得公子崔隆。说知情由，便一同来到破庙相看可儿。可儿身无一缕，好不羞惭。公子见她雪藕一般的肌肤，云鬓蓬松，更显得花容月貌，雾鬓风鬟。当下与乞丐儿言明，三十两纹银，人财两交。先着人买来衣服，从新换好，公子好不快活。到了夜晚关上房门。可儿故作羞臊，低头不语。公子过去搂住，抱在怀中。脸贴脸儿，亲热了一番。急忙替她脱去衣服，早露出羊脂玉一般身子。公子又将自己衣裳却去，掏出那物。冲着可儿道：“宝贝儿，你看好不好。”可儿一见，心花怒放，那里还顾说话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八字）一把攥不过来，就似一根铁棍一般。当下抱过可儿，将藕棒似的玉腿儿，打在肩膀以上，对准那小穴，只一下，连根撞了进去。可儿虽经大敌，也禁不得如此狠干。二人大弄了一回，可儿浪劲上来，爹妈乱叫，搂住公子使劲颠掀。公子大抽大送，抽的可儿昏过去了三五回，气力已是不支。无奈公子素有采战之术，今天高兴，便使了出来。直操到东方大亮，方才住手。从新歇息了一回，起来盥漱已毕，收拾行李，便一同回杭州而来。回文单说崔公子家，家住杭州松木场边。本是有名富户，父母双亡，尚未娶妻。只有一个妹子，年方十五岁，名叫粉英。真是眉弯春山，目泓秋水，肤凝腻脂，脸晕朝霞。公子有个表弟，姓吴

名蕊，在无锡是有名的人家。不幸父母亡，剩下孤身一人。因为常州地方疏少亲友，打算移至杭州，与崔公子一同住。便收拾了细软物件，留下仆人看守房院。便买舟向杭地而来。原来吴公子年十六岁，长得又白又嫩，一双媚眼，两晕梨涡，行动风流，身材婀娜。未从谈话，腼腆动人，一般不知就里的，都猜她是女扮男装。这日来到崔宅，正赶上公子不在家，当下有人回报内宅，粉英知是表兄前来，急忙请人相见。也是因缘前定，从此便勾出多少是非风流韵事，都在下回接演。

第 四 回

问桃源花厅奸幼女 采后庭书室弄变童

且说粉英小姐出来相见，备说崔公子买妾未归之事，紧嘱吴公子在此等候。原来他二人从小投缘，每在一处玩耍。近日粉英姑娘知识，不时常的想那风月念头。因见吴公子貌美，早已有心。趁着哥哥不在家，语言之间，眉目传情，有些意思。小吴早已看透，当晚住下，次日午后，小吴便到花园散步。正走到花木丛中，湖山石后，忽然要撒尿。举目一望，见四面无人，便向草上小解一回。撒毕正要紧裤，忽背后嗤的一声。回头一看，正是表妹粉英。此时喜不自胜急忙过去，一把搂住。嘴对嘴儿，咂吮一番。将小姐咂得芳心荡漾，情不自禁，假意推拒，说：“哥哥，不得无礼，叫人看见，如何是好。”公子那里肯听，一直将小姐抱到花厅以内。关上屋门，软温温挨至身边，说了些甜蜜蜜的话儿。便将小姐的裤子轻轻的褪了下来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八个字）对准玉户，直弄进去，连根到底。小吴年纪虽小，物已不算

小。这姑娘实未经风雨，虽知此事有趣，那知破瓜的滋味。一个花女子，那里架住这狠命的弄。早是落红狼藉，血流漂橈了。公子亦益发高兴，紧紧按住。弄得姑娘又是哭又笑，苦苦哀告。公子不闻不问，依然抽送。此时姑娘身靠牙床，虽要支持，无奈被他按住，动弹不得。只好由他紧一阵慢一阵摆布了一个时辰，方才住手。当下你恩我爱，海誓山盟。二人整好衣衫，姑娘阴户小肿，走动未免疼痛。二人手拉手儿，出了花园，方才分手到得夜晚。吴公子溜入内院绣房，姑娘早将丫环仆妇发放睡下。脱得赤条条的躺在被窝中，正自等候。小吴脱去衣服，钻入被内，温存一晌，又干了起来。将姑娘玉腿分开，扛于肩上。对准花心，一顶而入，雀头子刚然进去，姑娘疼得打战，直叫：“快拔了出来。”原来姑娘初次开包，玉户已是肿了。二次自然要疼。吴公子欲火如焚，那里管她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八字）姑娘万分疼痛，只好咬牙忍受。约莫有千数来往，姑娘觉得舒服，便将小穴一迎一送，就合公子。吴公子知她高兴，索兴大抽大送，弄得姑娘要泄身了。姑娘不知，便道：“哥哥，我要撒尿。”吴子知道她要出身子，越发抬起姑娘两腿，挺着顶住阴户，加劲揉那花心，揉得姑娘酥痒难挨，已是一泄如注。二人搂抱而眠，睡至四更。小吴醒来，又将姑娘玩了一回。趁天色未明，便回书房而来。一连住有四五日，一日也不脱空。这天，因为一夜有三五次。着实困乏，一人躺在书房，昏然睡去，恰好崔公子回来。当将可儿送至后院，与妹妹见了。二人十分投缘，自不必表。再说公子听说表弟来了，喜出望外，急忙够奔书房，进得门来。一眼望去，见表弟小吴，赤着嫩藕似的双胳膊，侧睡在躺床以上。那粉红脸蛋，

就像桃花一般脸肢细弱，楚楚可怜。躺在那里朦胧二目，春色惺松。崔公子淫兴大发，哪里顾得许多。且不惊醒她，先将房门关好。脱去衣裤，掏出腰间活宝，侧身躺在小吴身后，轻轻的去替她脱那裤。恰巧小吴未系腰带，被容容易易脱了下来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三十八个字）小吴已是疼醒，正要翻身，公子趁势将她压住。使劲一下。小吴已是疼难忍，咬牙锉齿。回头看时，知是表兄。急叫：“好哥哥，饶了我吧。”苦苦央求，公子不听，越发一出一入。小吴想道，我与他妹妹要好。何不趁此将他笼住，他那妹妹还愁不是我的吗？！思想至此，便咬住牙关，由他玩。便向公子道：“亲哥哥，好，今天既叫你给玩了。可是你要始终一样，不要另爱他人，将弟付之流水。”崔公子道：“宝贝儿，我若不常爱你，另人有三心二意，我立刻就死。”小吴一听，越发放浪。足两个钟头，方才住手。二人搂抱厮耍，看看日落，掌上灯烛。二人用饭酒中间，公子高兴便又生一个主意。欲知二人如何欢乐，且候下文再讲。

第五回

将错就错胞兄妹骨肉敦论 以误顺误表叔嫂亲戚交欢

且说崔公子与小吴二人一同吃酒，公子高兴，将小吴抱在怀中，挨着那粉扑扑的脸蛋，亲嘴咂舌。小吴一手便去摸他。小吴赶忙掩上房门，二人脱去衣服，一转身，小吴就扑在公子身上。公子问道：“说，你爱不爱。”小吴那里不爱，也不回答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个字）崔公子十分怜惜，说道：“你要是疼，就不用操了。”小吴道：“我这个属于你了，何必管他受不了。由着你爱怎么弄就怎样弄得了。”公子闻言，更是喜爱。当下二人一边干，一边用饭。饭罢，公子将小吴抱到炕上，叫仰面朝天，分开两腿，扛于肩上，将大雀子一下就进去了。大拉大扯。这一回，虽然疼痛，但是玩有半天，便已麻木，不知疼痛了，由麻变酥变痒，越觉舒服。公子使劲时，他便舒服，“亲哥”地高声乱叫，略一住，便嚷难受。公子本有采战工夫，今见小吴如此舒服，急忙找出一丸壮阳灵药，吃在肚内。被药一催，雀头子膨胀，

益发显大。二番插进去，使出本事，死命狠干。从黄昏时候，一直到十二点钟。问小吴道：“我弄得你好不好？”小吴爬在怀中说道：“舒服，真好极了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九字）越使劲越痛快，我越舒服。”从此崔公子留住小吴，因为本事高强见天。将小吴、可儿两人玩得格外舒服。这天，小吴二人高兴，小吴便将与粉英姑娘之事说与公子。公子十分欢喜，当日晚间，便将小吴带进内院妹妹门外，小吴进去自与小姐欢会。公子自与可儿大干之下，从此出入不禁。这天，小吴寻思一计，便对公子说道：“你妹妹房中丫环春梅，现已被我弄上手了。此女阴户自己能动，十分有趣。今天晚上，将你带去冒充着我，你也赏赏滋味好不好？”公子闻言，自是愿意。当日晚间，小吴将公子安置在小姐门外，脱衣等候，他进到屋中。原来小姐的丫环仆妇，见主人都不禁止，便落得讨好，早早去睡，不管闲事，省得疑眼。小吴来在屋中，小姐已然脱衣等候，不容分说，二人玩了一回。正玩到高兴之际，忽地小吴出来，说道：“我适才忘记关门，待我关上。”说着，急忙下地，见着公子说明所在地方，嘱咐不要说话，逐将公子换入。公子那里想到是自己妹妹呢，上得床来，一顶而入。小姐正浪，那里辨得真假。但觉格外舒服，止不住叫道：“哥哥，弄死我了。”公子一听，登时吓了一跳，原来却是妹妹。因想，势已至此，骑虎难下。我若声张，彼此俱不好看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三百五十字）因为天气不早，便出了绣房，直奔可儿房中而来。到得门前，听得房中有云雨之声，却是可儿小吴。原来小吴溜到可儿房中，摸着可儿，分开两条腿就弄。可儿先以为是公子，后来觉出气息不对，才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小

吴说：“是我。”可儿听出是小吴，便也乐意相从，任其所为。此时公子也不做声，暗暗溜进屋中。小吴见公子进来，忙叫：“你不弄你妹妹，又跑这里来做什么？”可儿羞臊难当，用被遮住面孔，只不作声。公子向可儿道：“好呀，你作的好事，幸亏是我的兔子，要是外人，这还了得。你二人如此，我倒不管。可是小吴儿，你须怎样谢我？”小吴笑道：“反正有我这个，由着你弄去得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可不是，敢情是你舒服，好吧，咱们回头算帐。”说罢，脱去衣服，钻入被中，抱过可儿，说道：“我既许你叫他弄，还装什么羊儿。快过去让他弄去。”可儿不好意思，小吴凑过来，重新将雀子放进去，玩了一会，出了。公子便将小吴抱过，叫他跪着。公子从后面，使劲连根一下子就进去了。用力太猛，小吴焉能不疼！打算闪躲，被公子搂住，玩起活来。反来过去，玩有三个钟头。公子故意大拉大扯。二返再使劲，猛古丁一下顶进去，直到底上。一连照样有千百十下，方才歇了。三人搂抱直睡到红日东升，天光大亮，方才起来。二人梳洗已毕，只见小吴向崔公子说出一篇话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为云为雨亭亭遭大创 月宾月主公子恣宣淫

话说小吴对吴公子道：“你我四人如此亲密，天长日久，露在下人眼里，传说出来，诸多不便。好在为日不多，尚无风声。幸喜里边只有两个丫鬟，一名仆妇，又小姐乳母，尚不要紧。莫若趁此将下人全行散去。另买几个丫头，好的留着玩，坏的粗作使用。外言不入，内言出，你看好也不好？”公子一听，十分有理，即忙叫来媒婆，言明要买丫环，俱要绝色好人。应允分头去找，那消半天，早送来足足十个丫环。公子加意拣选，挑出三名绝色人才，用三百两银子买了。又买了六名粗使丫鬟，也花了三四百银。额外赏了媒婆十两足银。喜得婆子、鼻子眼里都是笑，谢了又谢，方才去了。却说道三个绝色女子：

第一个，面如满月，杏眼桃腮，姓赵，姑苏人氏，年方十五岁，便起个名字，唤作月宾。

第二个，冰肌玉骨，玉立亭亭，姓李，是南徐人氏，年方一十三岁，起名亭亭。

第三个，修眉俊目，秀色可餐，姓霍，是常熟人氏，年方十四岁，起个名字，唤作黛痕。

于是将三人加意梳洗，薰香传粉，更换衣服，一个个整整齐齐，见过可儿等。公子好生欢喜，便将一应男子全都散去，不留一个雇工。一切粗用事体，都着落六名粗重丫鬟。晚间用过晚饭，三个姑娘在书房伺候，公子向月宾道：“月宾，我给你起这名字，你可知我用意所在？”月宾回答道：“也知晓。”公子道：“你既晓，我便同你做个月主何如？”月宾甚是伶俐，回言道：“公子若做月主，奴婢实不敢当，便作个小星便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既为人小星，便须为云为雨。小小年纪，恐怕你禁当不起。”亭亭从旁答话道：“云雨虽是难当，雨露却好消受。”公子见亭亭语言有趣，口才敏捷，遂将她搂在怀中，抱于膝上。回手拉过月宾，也在身旁坐了，三人靠着脸儿同饮。小吴也将黛痕抱在怀中，一同吃酒，偎玉温香，煞是好看。正是：

莫言野马难收辔，缚束昆鹏只偶丝。

小小娇娃方一笑，风流公子已情凝。

五人欢多时，日没崦嵫，掌上灯烛。公子同小吴，被三个女子脂香粉腻，偎傍多时，早已春兴勃发，更加有酒助着，更是支持不住。公子搂了亭亭和月宾，小吴拉了黛痕，分向东西套房而来。原来书房本是六间勾连搭，里边隔断出

许多阁子套房。公子同小吴，白昼取乐，俱是在此。阁子之中，里边铺设华丽，牙床绣幔，玉鼎金炉，好不整齐。花开雨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崔公子低低声音说道：“天气不早，我们可以睡觉吧。”月宾害羞，低了头不作声。亭亭只知勾引公子，不晓得风流苦楚，便含笑道：“这里睡不要紧，却不误了姨奶奶处好受用。”公子道：“这里受用难道不好。”亭亭不语。公子因为亭亭年纪太小，若先操月宾，怕亭亭看见疼痛之状，心中畏惧。轮到她时，不免费事。遂叫月宾替自己宽衣解带，随叫亭亭也将衣服脱去。亭亭要公子怜爱，口里虽十分承应。终是女孩儿家，及到临头，叫她解衣，忽又羞涩起来。靠着床帏，半晌不动。月宾便讥刺她道：“听你很会说话，原来中看不中吃呵。”亭亭此时看见公子的大物，正在害怕，那里还去理会她。公子情急，连催数次，亭亭只是延捱。公子欲火如焚，那里等得，遂探身将亭亭扯到床边，替她将衣带松开，轻轻脱去。灯光下露出如雪一般的身体，亭亭一发害羞。公子因等得兴浓情急，也没工夫温存调戏，使用尺把长的物，一直顶入亭亭玉户里边。送到根上，便狂逞起来，大抽大送。不想用力太猛，如何禁当得起，便大声啼哭。公子低头看时，鸳衾上早已落红无数。亭亭急用手推搪，被公子压住，那里动得分毫，便道：“依今死矣。”公子见她这样，更是畅快，那里顾她死活，恣意抽送，寻花探蕊，觉得亭亭娇喘悲啼，浑身香汗直出。真是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气喘嘘嘘，只叫公子可怜。公子样样不睬，依然狠操。后来亭亭虽是疼痛，然而经过刚才一番狼藉，毕竟稍稍减些痛苦，况公子渐渐用力不猛，所以悲啼几声。又笑着脸哀恳几声，公子总不理她，只是捧定香肌，细细赏

鉴。亭亭含颦带笑，一段痛楚光景，就像梨花伤雨，软温温十分可人。但见：

心惊香玉战，喘促乳莺低。
红透千行汗，灵通一点犀。
虽生娇欲死，带笑不成啼。
漫惜花揉碎，蜂痴蝶亦迷。

公子尽心受用，恣意为欢，只摆了两个时辰，方才尽兴，将物拔了出来。亭亭，被公子弄了半日，玉户已肿，四肢无力，便连身子倒在公子怀中。说道：“你也太狠心，便不顾人死活。”公子抱住，带笑说道：“我顾你，你可就不顾我了。”二人倚偎温存了半天，公子放她睡下。便将月宾抱住，月宾先见二人云雨了，不免害羞，后见亭亭疼痛之状，更是害怕。心中正怀着鬼胎，知道自己也是不免。忽见二人住手，知是轮到自己头上，正欲躲避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早被公子搂到怀中。脱去衣裤，不容分说，早已插进去了。月宾疼痛，也是苦苦哀告，公子不理，亭亭一旁笑道：“姐姐，不是你刚才说我吧。你也知道利害了。”月宾盈盈十五，初次开包，今经如此大弄，怎受得也。不免啼哭，就似风卷海棠一般。玩了一会，毕竟月宾大一两岁，就不十分疼痛。放开手，由着公子恣意出入。公子见她经得住，便提起月宾双足，架于肩上，狠命冲撞，搅那花心。月宾躲闪不及，放声大哭，公子愈加勇猛，恣情蹂躏，弄得月宾支支吾吾。实在抵挡不住，喘嘘嘘说道：“依的花心被你揉碎了，快撒开罢。”公子满畅快，不待住手，当不得欲火难焚。重

又弄了一个更次，方才歇手，三人搂抱酣眠。那屋小吴将黛痕弄了一夜，干有三回，已是狼狈不堪。只是里面，可儿同姑娘好不寂寞。再说公子一觉醒来，听帐外有人行动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一箭双雕，真正快活。”欲知来此为谁，且候下次再表。

第七回

吴公子乔装欣折柳 崔小姐易服漫寻花

当下来的，正是小吴同黛痕。黛痕年纪幼小，被小吴弄得死去活来，玉户隆肿，走动起来，未免疼痛，带出情形。月宾二人未免嘲笑于她。这时，小吴向公子道：“你出了没有？”公子道：“我见她二人俱都招架不起，便自住手，并未出身。”此时，公子尚在被中，一把将黛痕拉在怀中。指着自已道：“你看看这个，比你那个大不大，就请你尝一尝这个的滋味吧。”黛痕一见，魄散魂飞，苦苦求饶。公子欲要强，怎奈黛痕死命的抵抗，弄得泪竭声嘶。依然不肯，只说改天再弄。公子见她不肯，便向小吴等递个眼色，同小吴将黛痕放在躺椅之上。小吴拿住双手，公子用腿将她两腿夹在股间。月宾、亭亭拿过绶带，将黛痕背剪捆了双手，缠在椅上。二返将她两条玉腿分左右紧在椅子翅上，腰间垫上绣枕。要想动弹，万也不能，黛痕至此，只得闭目忍受。公子又吃下一丸春药，脑满棱肥，对准那微红一瓣，一撞而入。

疼得姑娘哎呀一声，就哭了。本来年纪又小，玉户又肿得满满，当猛可一弄，实是难当。无奈动弹不得，只好死挨死受。公子心花怒放，任情抽送，唧唧有声。忽又用力一顶住，使劲研蹭，揉那花心。本来黛痕阴户残窄，弄得哼哼唧唧，又哭又笑。公子弄得腰酸，叫小吴接着又弄。小吴弄有两个钟头，又换公子。公子上来，十分勇猛，黛痕四肢被捆，已然麻木，腰儿弯弯向上腆着，更是难受。加上公子用力顶撞，使劲研擦，早已软洋洋的，就像死人一样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字）天气已经正午，方才一泄如注，出了身子。将黛痕放下，已是走动不得。公子将她放在被中，安慰一番，便同小吴吩咐开饭。饭酒中间，小吴道：“妇人家最爱吃醋拈酸，我二人若将她三人搁在书房，纵然两下里跑，也恐妹妹们不愿意。好在哥哥有本领，每晚一人伏侍我们六个人，也足有余。不如每晚长枕被，六人一同玩耍，倒免得许多争竞。”公子点头称是。从此七人会合一处，长枕大被，轮流玩耍。少不得月宾亭亭二人，也要尝着小吴的。单说公子东邻，有个柳员外，所生一女叫依依。生得一貌如花，年方一十三岁，与粉英十分投契，时常来往。被公子看见，十分喜悦，寻思一计，便对小吴说了，叫小吴装做女子，与依依厮会。只说是粉英表妹吴玉娘，也是天缘。二人相见，十分投契，小吴又口巧能言，小姐更加喜悦。从此互相来往，日见亲近，转眼两月有余。这天大雪，小吴请依依在花园赏雪。小吴也将酒内放了春药，请柳小姐一同饮酒取乐，依依着了道儿，吃得有些意思。在花厅歇午，遣去侍从，小吴用言语打动。怎奈依依丝毫不解，慢慢复道着娶媳妇之事。依依道：“为什么男人家要娶女子，是

个什么缘故。”小吴道：“你那里知道就中好处。此处无人，我装作男人，你做女人，我二人玩耍一回。你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将门关好，放下帷幔，挨近依依，将粉面贴住依依香腮之上，口对口儿伸出舌头。依依觉着有趣，也将舌尖送过，被小吴使劲吮咂。弄得依依浑身酥痒，情兴勃然，四肢无主，瘫在小吴怀内。小吴趁此替依依松上裤带，姑娘拦阻，小吴道：“既作夫妻，必须肉挨肉儿方好，更是有趣。”姑娘听说，任其所为，一来是打动兴情，二来药性已发，纵欲拦阻，那手脚再也动不了啦。小吴赶忙扯去裤宽下，露出那物，小姐心中明白，已是无法。被小吴尽情的受用了一回，干了一回。小姐问：“吴公子是谁？”小吴详细告知，柳小姐贪他貌，也就心中愿意，由他摆弄。少不得互诉肺腑，指誓山河，二人高兴起来。小吴替她剥脱上下衣服，从新再干，此时姑娘猩红数点，已溅满茵褥之上。小吴高兴之极，分开两腿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九个字）疼得小姐面无人色，用力推拒道：“你还像刚才那样，慢慢的好不好。”小吴却不老实，疼得小姐战战哆嗦，颤微微口叫：“亲哥哥，饶了奴罢。”小吴不睬，只顾大弄有一时辰，方才出了。二人你恩我爱，你贪我的容颜，我爱你的相貌，厮抱了一会，一同穿好衣服，重订后会之期。小姐自回家去，过了两日，小姐又想厮会。姑娘怕被丫鬟看破，便一人前来，见着小吴，温存一会，急忙解衣共枕。小姐原是想来挨弄，但是见了那物，虽然说是爱，也是心中害怕。宛转迁延，不肯叫小吴痛快一下搁进去。小吴忍不住，一下顶入。小姐后又吃了痛苦，小吴道：“我那表兄，人物俊雅，性格温存，极会风流耍子，更兼好大的一个。我二人如同一人一样。你既

肯同我好，少不得也叫他玩一下子才好。他若弄你，准保舒服。”小姐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只爱你，况且我非路柳墙花。岂能任人攀折。”正说中间，崔公子突地赤条条闯了进去。小吴腾身下来，让与公子，姑娘无法，要声张也是不便，只得推拒。小吴急忙拢住双手，公子不容分说放入，弄得姑娘粉汗涔涔，娇喘吁吁。公子上面挨脸亲嘴，下边大拉大扯。本来小姐连小吴的那物还招架不了。疼痛难忍，苦苦央求，公子心中想道：“我若将她弄怕，日后便不敢过来玩耍，却不是苦。不如慢慢的弄，弄得高兴，不愁她不叫我大弄。”于是一抽一送，慢慢玩耍。捧定香肌，细细领略，姑娘渐渐尝出滋味，也就不言不语，由他摆弄。一来事已如此，二来公子人品出众，也就乐意相从。公子、小吴二人轮流戏耍，看看日落，方才住手。小吴替姑娘穿好衣裤，可儿、粉英二人过来给小姐道喜，羞得姑娘面红过耳，不肯抬头。大家戏耍一番，相别而去。从此小姐时常过来，三人快乐，自不必说。单说苏州阊门以外，有个勾栏著名倌人，叫做琼仙。一貌如花，风流大雅。公子时常也去那里走动。这天，公子打从琼仙处回来，提起琼仙如何貌美，如何可爱，当下也未注意。谁想第二天午后，粉英小姐竟扮做一位公子来至妓馆，单单挑了琼仙。琼仙也是有些猜疑之处，一连去了两次，这回被琼仙灌醉，脱去裤子看时，果是女子。恰巧琼仙有个姘头黄二郎，这日正在那里，因粉英闪来躲在傍处，当下也不观看。他是色鬼一般，今见小姐如酒醉杨妃一样，如何不爱，便要行那无礼之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候后文再表。

第八回

夸采战游穷巫峡 赌胜负捣碎后庭

话说粉英沉醉不醒，黄二郎欲行无礼。琼仙死命拦阻，那里肯听，便扯下裤子，足足弄了一回。幸亏姑娘沉醉未醒，琼仙替她整好衣服。及至醒来虽知穴里似是被弄，然而却也不好发作，恐其吃亏，急忙转回家中。琼仙处再也不来了，却是白送黄二郎了一回。再说依依日久天长，被崔公子弄得时刻难离，后来也知可儿二人都不干净，索兴大家一同玩耍。公子恐怕生养，致误玩耍，遂买了防免作胎之药，命依依、可儿、姑娘三人各都服用。大家取乐，这且不提。单说这天，公子同小吴二人各夸采战之术。小吴不服公子，公子说道：“今天大家紧身在一处，待我大弄一回，打头是妹子，未了是你，你也看看我的本事。也好叫你心服口服。”公子遂脱得一干二净，先将粉英姑娘抱在怀内，周身抚摩。姑娘将公子捂着玩弄，弄得兴发，便干起活来。公子勇猛异常，恣意蹂躏。起初小姐淫兴勃发，舒服到极处，忍不住亲

人乱叫。后来弄出了，公子更是狠弄。小姐便渐渐觉着不自在起来，后来实实禁不住了。没奈何，央告道：“哥哥，慢着点罢。”

公子道：“你又不是未破瓜的女子，为何禁不住哥哥呢？”

小姐道：“你太狠，不顾人家死活。这大半天，我真疼得受不了。好哥哥，饶了我罢。”公子心痛妹子身子，略松一松，小姐得这松，急忙跳起，将可儿一把抓推到床上。说道：“姐姐，替我一替吧。”

可儿纵体相就，公子不问长短，竟自狂起来。可儿初犹不觉，摆弄了一会，当不得。公子更加狠，便支持不住了，只得哼啊的讨饶。

公子道：“你们怎么都撒起娇儿来了。”

可儿道：“不是我撒娇，你今天比往常，就好像生铁打的一般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字）此时三个丫鬟俱都，尝着好滋味，放开胆了。今天见此情形，未免害起怕来。

公子听可儿之言，答道：“你疼我也不管，你破了我也不管，你只叫一个来替，我就饶了你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下边更是一个劲的大抽大送，恣意顶撞，弄得可儿浑身发颤，香汗如雨，叫道：“月宾妹妹，快来救我一救吧。”

月宾那里肯来，转闪在一傍冷笑。可儿见她不来，更自着急。小吴见了，急将月宾推过来道：“好妹妹替她一替。”公子得了月宾，便将可儿放起。月宾上床哪消一阵风雨，早弄得柳颤花摇，疼痛难忍。月宾当不得，又换了亭亭。亭亭年幼，尤其经他不得。不上半个时辰，早又娇啼宛转，痛楚

欲绝，弄了一会，又换了黛痕。黛痕也是受不了，此时公子欲火如焚，再要从新，众人俱都花心揉碎，不敢承当。只得将那六个粗做丫鬟叫来。她等六人中，有两个是破过身的，那四个都是乍开包，不消说也是承架不了。被公子紧一阵慢一阵，弄得一个个啼一阵笑一阵。公子满心欢畅，因见众人俱已带伤，遂向小吴道：“你服气不服，今番该着你了。”小吴道：“我信服你可以的啦。”公子道：“那可不成，非得照样弄你不成。”说话之间，也不用仔细温存的工夫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九字）这场恶战，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游穷巫峡情难已，捣破黄龙不肯休。

公子与小吴恣意交欢，尽情受用。亏得小吴做尽娇形媚态，方才盗出公子几点风流汗来，急将独眼撤出夹谷。小吴挨了这半天的弄，二人均已疲惫。遂紧紧搂抱而眠，一觉醒来，天已不早，也不穿衣，大家团团坐一起。用了酒饭，早已天黑，掌上灯烛。小吴道：“刚才我只顾你舒服，忍住疼痛，连命全不要了。自顾了你玩的好不是弄了。现在我身子还觉着软的一点劲都没有呢，公子急将小吴抱在怀中，说道：“宝贝儿，难为你了。”说着话，他那大物又起来。小吴捂住，用手摆弄，弄得公子十分畅快，公子淫兴难过，小吴也觉得体内空空的，十分难受。便将公子胯下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字）弄了起来，故此小吴舒服异常。公子见小吴舒服，便抹些药。他这药甚是奇怪，被药一催，立刻就涨了起来，分外粗大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五字）再想拔出，那得能够。公子满心欢喜，这回小吴更是舒服。

后来时辰太久。公子搂住小吴，睡了一晌醒来，已是天亮。公子扯出，命小吴仰卧床沿，提起双足，架于肩上，使个和尚撞钟，一下子顶了进去。疼得小吴哎呀一声，又狠干。足有二个钟头，方才出了。二人起来梳洗，用点心中间，公子笑道：“宝贝儿，我说为什么你这么爱我，到底你舒服不舒服。”小吴道：“我自己觉着后腰总要叫人肚复贴着，方才舒服。并且最喜欢叫人搂着抱着的狠干。我就是叫你弄死，也是愿意；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九字）就好像醍醐灌顶一样，将心儿带的一翻，怎么会不舒服呢。”公子一听，更加怜爱，每天总要两回。这天依依过来，公子将那日大战之事说了。依依不甚相信，公子急替她脱去衣服，自己也脱好，二人便干起来。原来在女子中，就属姑娘粉英还经得崔公子多弄一会，其余都抵挡不住。依依更是不成，被公子紧一阵慢一阵，弄得就像死白狗一般，晕过去两三回，方才歇了。公子高兴起来，唤亭亭、月宾、黛痕、可儿、妹妹、小吴、依依，一共七人写了七个阉儿，命她等谁人抓着，谁人待寝。当下亭亭抓着，亭亭并不注意。公子叫她扒下，她还以为隔山讨火。及至一挨，她方晓得，急跳起来，抵死推拒，弄得公子兴发。不容分说，放在一条板凳之上，连腰带用手带子捆好，两条腿分开左右捆于凳子腿上，玉臂高耸。公子慢慢耸动，费尽工夫，子完全进去，就好像一条火柱通了进去。亭亭如何不疼，放声大哭，公子见已然进去，那里管得许多，只弄得亭亭泪竭声嘶，公子依然淫兴不减，按定一下一下。看着一出一入，煞是有趣。依依看够多时，自回家去。公子弄至日落，方才住了，将亭亭放起。亭亭哪里走得动，急命小吴去暖阁内展开被褥。公子将她抱起放在被中，

温温存存安慰一遍。正欲再找人时，只见可儿同公子说出一片话来。欲知所说甚话，请看九回便见分晓。

第九回

崔小姐招赘吴公子 柳依依出嫁风流郎

可儿说道：“我等如此，终不成是何了局。依我之见，招妹妹赘小吴；你将依依娶过来，做为遮人眼目。不然日子一长，柳家若给小姐说人家，如何是好。”公子听了，十分愿意。急忙央人去柳家说项。原来柳家已然看出依依小姐有些蹊跷，今见有人来说，满口子的答应了。六礼已备，择个日子，同日嫁娶，当下娶过柳小姐，招赘了吴公子。□然贺客盈门，十分热闹，到得夜阑人静，大家开个无遮大会。都脱得赤体精光，先去屋内烘暖，备好酒菜。大家猜拳行猜令，输者喝酒一盅，挨一下，粉粉扰扰。闹了半天，两对新人旧货干了一回，后又换了一个过儿。小吴出在依依体内，公子弄了半夜仍不尽兴，又将小吴抱过弄了一翻。因道：“你今天也算做新娘了。”有两个钟头，仍不尽欢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三十字），公子急忙按在炕上，去腰下垫了个枕头，一顶而入，连根进去。粉英欲讨哥哥欢心，咬牙

忍痛，低低说道：“亲哥哥，千万慢着点，你这才插进去，就这样疼痛，要是弄起来，还不定多么疼呢。好哥哥，千万别使大劲，可怜妹妹吧。你要使劲，可就弄死妹妹了。”公子佯佯不睬，用手按住柳腰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九个字）疼得姑娘香汗淫淫，浑身打颤，哭着央告。公子道：“妹妹，我今天真舒服。好妹妹，避点委屈，好意思不让哥哥舒服舒服吗？”自从子夜至卯末辰初，约莫七八个钟头，姑娘昏昏欲死，到后来索兴声也不哼，由他去一出一入。公子兴极情动，一泄如注。搂了妹妹，美甜甜睡了一觉，一直睡至次日午后，方才起来。却说这年，苏州遇涝，人民流离转徙，抛妻离子，所在皆是。这崔公子正在门外闲溜，忽见一个乞丐领一童子，年纪的约有十二三岁，姣如弱女，媚态流动，那乞丐走向前，道声：“大爷，你老可买孩子，请你将他留下罢。随你把几个钱就是，不然他也是活活饿死。”公子一见此童，早早动心。今听此言，便忙取五十两银子，与了乞丐，命他写张契约，方才去了。公子将他带至书房，问了名姓。他原姓周，年方十三岁，公子见他洁白，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玉奴。当下沐浴更衣，到了晚上，三人同在暖阁。公子便将玉奴抱于膝上，捧定粉嫩的小脸，细细的玩弄，口中说道：“玉奴，你若叫我疼你，可看此物。”说话间，早将他那物掏了出来，捂在手中。二返递给玉奴，玉奴粉脸通红，低头不语，正在羞惭。今见公子命他去拿，更是害羞。实实无法，只得慢腾腾伸出手去捂那物。公子又道：“你若要我疼爱你，就将这家伙放在你那里头，玩上几玩。”玉奴人甚聪明，自知东西，落得送人情，又自己舒服。遂说道：“奴才身子已属相公，请相公随便，愿意怎样

就怎样用便了。”公子心花怒放，急忙脱去衣服，玉奴也自宽衣。公子坐在躺椅之上，抱过玉奴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九字）双手搂住他的胯骨，玉奴往下一坐，公子趁势使劲一按，早已坐到底了。公子身体往后一仰，玉奴便觉着又进去一段。玉奴如何禁得住这大。公子站起身形，将他抱起放到炕沿之上，叫他高高擗起。玉奴苦苦求饶，公子不顾，有两个钟头，玉奴方要站起来。玉奴只得忍受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五十字），一直弄有四更多天，玉奴软瘫炕上，动不得身。这里公子一直玩到天亮，方才歇了。玉奴见小吴那样舒服，自知将来也是一样，心中也自高兴，更是用心哄着公子。公子欢悦，天天也要弄他几回，那消一两天，玉奴便尝出滋味，妙不可言。他那瘾头更大，公子如何不爱他呢。日子长久，也近着女色，少不得也向体里钻去了。光阴箭紧，瞬届年终，崔府上下忙着过年，十分热闹。这日，公子走到亭亭房外，忽听里面有些声音，十分诧异，一看门儿却是关着，急用手推时却推不开。从门缝儿里张时，突地忽起春兴。欲知何情形，候诸下回再讲。

第十回

极荒淫兰汤大战 穷肉欲除夕恣欢

原来亭亭自破身已来，出落得就如仙子一般。这天正在暖室洗澡，被公子偷看见那雪白粉嫩的香肌，衬着红扑扑脸，袅袅细腰，一种娇艳体态，止不住欲火上升。急忙叫开房门，脱得衣裤，就澡盆上，就将送入体中，一出一入，煞是舒服。只抽得亭亭浑身酥痒，痛快之极，口叫“亲哥”。下面柳腰随高就低，不住款动。从午后一直到红日沉西，方才起来。晚上既是三十日除夕，当下大家忙碌，未将二人放在心上。今见她二人携手而出，月宾道：“狐狸精，我们都忙得要死，你倒消消停去哄汉子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公子道：“你们都不要说，到得晚晌，我还要请你们来吃好东西，到了时候，都要哄我的。”小吴笑道：“我们不希罕你的好东西，请你留着自用吧。”当晚大家欢宴，晚宴已毕，明张灯烛，大家聚在暖阁之内玩。公子仍用抓阄之法，先是依依抓着，就从依依起，解脱衣裤，大干起来。依依出过之

后，黛痕抓着，公子使她仰卧褥上，提起双足，扛于肩上，一冲一撞，弄起活来。弄了半天，黛痕被弄出声，该着粉英。她却奇怪，自从被弄之后，每次挨弄，总要叫她玩上几玩。当下姑娘过来，先将玩一弄多时，然后扒在炕上。公子正中心怀，喜孜孜挺，长驱直入，又掉转过来，采她花心。姑娘花心吸张，不住鼓动，公子兴发，极力大。因为姑娘体心饱满，又加公子本钱大，随你怎样扯动，她也不响。姑娘下来歇息。又轮着可儿，公子知她也是大敌，先一把搂住，亲热了半晌，逗得情动，公子欲进不进，来回的蹭。弄得可儿口中叫道：“好亲亲，快救命吧。”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三十字）公子忍耐不住，一顶而入，又干起来，那消半天，早又经受不起。又该着亭亭，亭亭一连被公子弄得出了四次身子，委实疲乏，又换了月宾。月宾被弄不过，换了小吴，弄过两三个钟头。公子仍不尽兴，搂过玉奴。二返叫他仰面躺好，腰下垫个枕头，架起两腿，一顶而入，大拉大扯。玉奴也会凑趣，款摆柳腰，摆动屁股，一迎一送。就着公子，高低上下，情尽快乐。那知公子随你怎样。玉奴渐渐抵当不起。公子寻思道：可儿、亭亭也曾尝过，只有月宾、黛痕、依依屁股尚未开包，今天何妨叫她们也尝尝滋味美不美。想到其间，便将玉奴放起。此时三个丫环已被小吴也玩了一回。此刻正玩粉英，依依爬在小姐身下替她垫腰，可儿坐在傍边，观其出入之势。公子忙将依依、月宾、黛痕三人叫过，命她等一顺边俱都爬伏炕沿之上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一字）一顶而入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八字）照样给月宾插上，也是十下完月宾。又依样的弄了黛痕十下。于是将月宾、黛痕放起。此时小吴玩完粉英，正弄亭亭，玉奴看

得动火。急将黛痕搂住，自去出火，这里公子一眼看见依依，尚自捂着啼哭。公子看见十分怜爱，见她那种娇啼宛转，媚态动人，忍不住便忙用手来拉。依依道：“好哥哥，你要再弄，可就弄死我啦。”公子心生一计，点头应允，分两条玉股架在肩上。使个眼神，叫过月宾，命她将依依双手拿住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字）姑娘面无人色，娇喘吁吁。公子高兴，大拉大扯，寻花采蕊。公子贪玩艳色，恣情蹂躏。有两三个钟头。公子看窗外已然发亮，便搂住依依，脸偎脸儿，相抱而眠。再说小吴完亭亭，又可儿。可儿完，接着将玉奴搂过。玉奴因被公子弄了半天，已是受不了啦。如何还禁他弄，便苦苦的央求，吴公子胡乱弄了一会。也就是将他放起，相搂相抱，一同睡下，一觉醒来，已是新春。红日当头，天交正午，小吴唤醒公子道：“自从你将我玩了，你天天玩我，滋味你总算尝的十足了。可是你也可以尝尝滋味好不好呢？”公子应允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六字），原来公子幼年之间也曾被书僮弄过。后来书僮散去，渐渐冷落下来，如今生疏十余年了。一旦又弄，不免也要疼的。好在公子自能扎挣，小吴玩够多时，出了。二人一同起来，大家团围聚会，一同玩耍。此时崔公子、姣妻、美妾、变童一共八个，好不快乐。有话既长，无话既短，自春到夏，夏去秋来，秋收冬藏，又换了一个年次。大家也不记得被公子玩过多少回了。这一天早晨，玉奴偶尔出外闲游，竟自不归，那知石沉大海，杳如黄鹤。公子四出寻觅，那里找得着，总想是被匪人所拐，好在家人还有七个人，也就渐渐忘怀。那知福无双降，祸不单行，后来竟自发生天大祸事。想欲知究竟，请待下回再说。

第十一回

活冤孽美人遭巨盜 真幸福姣童遇將軍

话说连年荒，地方不靖。栖霞山深邃去处，忽然聚积了些个强盜，为首两个大王，一人姓刘名钊，别号飞天夜叉；一人姓苏名斌，别号穿云燕子，俱有一身上好本事。高来高去，如履平地；轻如狸猫，捷似猿猴。这两个强人占住山峰，打家劫舍，不时也到繁华地方采访富户人家，去行偷盜；遇有美貌女子，便行采花。偏偏可儿同依依二人，在楼上凭栏远望，被二人看见。二贼心迷眼乱，魂不守舍，于是采访路境，当晚便来采花。说也凑巧，偏偏这日，公子同小吴去到扬州清理买卖。粉英姑娘另在一间屋内，这屋正是依依、可儿一同居住。粉英因身体不爽，老早睡去。三个丫环，因为公子在家一天之中不定弄上几回，夜晚睡觉时间不定，难得有了功夫，早早也就睡了。只有她二人尚自未睡，二贼到灯光处看时，还是日间所见之人，二贼遂点着薰香，放入屋中。二人一闻，只觉头重脚轻，晕了过去，二人叫

道：“倒也倒也。”二贼胆大心粗，那里顾得许多，急忙进到屋中，各人抱了一个放倒床上，扯去裤子，早露出玉户来了。贼掏出，也有七寸长短，对准玉户，一顶而入，弄有半天，才方出了。原来二人心中俱都明白，只是手脚瘫软，不能说话，因此趁了二贼心愿。二人玩够多时，刘钊向苏斌道：“贤弟，据我看来，似这等女子，世间实在少有。不若你我二人，各背一个回到山寨，尽情受用，岂不是好。”苏贼首肯，于是各背一个，出离崔宅，施展夜行术，窰房越脊，竟奔城根而来。到得城下，先将爬索扔上，试了试，已然抓住。禁得行人，然后苏贼先行上去。到得城上，这里刘贼将可儿捆牢，使个暗号，苏贼急忙扯动绳索，汲将上去。依依也是照样。然后刘贼也上得城墙道上。二返苏贼下到那边城墙下，又将依依二人汲下，刘贼也下去。收了绳索，二人背起，连夜跑回山寨。比及天明，依依二人醒来，已知来到山寨，回想公子恩爱，不住放声大哭。二贼百般劝解，百般温存，二人无法，也只得勉强从顺。刘贼讨了可儿，苏贼要了依依，暂且不提。单说玉奴那日出外闲游，偶然走至效外，但见绿柳已舒新眉，夭桃独有余笑，春草绵芊，田畴一色，鸟语清幽，与绿水潺潺之声相应，四围山色，锁翠流青。因贪看春色，便步走出，约有十里来远，忽然下起雨来。起初不过点点滴滴，后来竟大下起来，又没带着雨具，衣衫已湿，四下都无躲避之处，只有前□□森严列着一片营垒。玉奴急忙走至近前，暂行躲避，哪知那雨越下越大。猛然间听得铁蹄声响，只见单骑飞奔营门而来。只见前护后拥，中间捧着一位白面将军，年纪也就不上三十。剑眉星目，粉面朱唇，大耳丰颐，隆准□角，那种天下气度，迥在

不凡。原来那个将军姓陈名□，其父总管军符，势倾天下，将军镇守苏杭一带。今日采猎回来，玉奴急要躲时，却被将军看见，随命侍从将她唤入。玉奴施礼已毕，回明姓氏来由，将军十分见喜，留她吃饭。玉奴起身，欲要告辞，将军不许，饮酒中间，将军说道：“我看你甚是聪明，我很爱你，你若愿意富贵，便留在我身旁，服侍于我，我可保你富贵荣华，随心所欲。”原来将军的部从已将底里告知玉奴。玉奴知将军是个候补的天子，正要巴结，今见将军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，心中已自料着几成。今听此言，急忙离席半跪道：“奴才初会将军，便蒙青眼，格外施恩，天高地厚，此后一身所有，尽属将军，不过年纪幼小，尚注将军多加原谅。”说着，便拜了两拜，将军命她共桌而食。原来玉奴不能饮酒，因劝将军，不免多吃几杯。那粉嫩脸便红扑扑的，益发好看，将军看了这个俏模样，淫兴勃然，使用轻薄言语挑逗她。玉奴眼波斜溜，微笑了一笑，一语不发。将军见此光景，那里还忍得住，一伸手轻轻一抱，就抱了过来。玉奴趁势倒在将军怀中，上面脸挨着脸，一下不住用屁股去偎，将军喜欢的了不得，捧定粉脸要亲热一番。二人搂搂抱抱，又喝了一回酒，便叫伺候人等撤去酒菜，掩了房门，看着玉奴，只是嘻嘻的笑，玉奴先替将军将上身衣服宽去。二返脱去鞋袜，伸手解了裤腰带，去下边摸时，早就挺起来了，足有碗来粗细，一尺来长，那头子足有馒头大小，硬得和铁一般。急忙扯去裤了，服侍将军睡下，自己也就脱了衣服，钻入被中，将屁股送至将军胯下。将军随将玉奴放翻，自己骑在她身上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二十二字）对准了，直挺挺往里。原来将军天生成的大，与众不同。崔公子虽大，却还

赶不上将军。玉奴已疼得浑身打战，将被子咬住，死命忍受，将军又顶进去，约莫四寸上下，玉奴万分疼痛，宛转呻吟。因讨将军欢心，不肯求饶，将军说道：“此时才进去一半去，还有半截没进去，就会将你操坏了，若要再往里，你可怎么受得了呢？日子长着呢？我就这样对付着玩玩吧，慢慢的就能全进去了，省得叫你受罪。”玉奴撅着屁股说道：“我这身子既属了你，你就快快使点劲。”将军闻言，高兴万分，仍是慢慢的往里顶，淫声浪语，哄动将军，弄得将军性发，便不顾惜，使着劲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四十九字）从二更天一直弄到东方放晓，方才住手。玉奴就像死白狗一般，拥抱而眠。将军日午方才起来，玉奴被将军弄得难动转，直在帐中睡了一天，到得晚上，将军因为玉奴吃苦，万分怜惜，用手摸那时，已然肿了，遂说道：“你必比昨天不难受，莫若等等，你稍微好点，再玩你罢。”玉奴急忙答道：“疼不疼什么要紧，我爱你，快弄吧。”说着，往后就偎。欲知玉奴今夜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崔公子遁迹玄门 陈将军贮娇金屋

玉奴送过，将军一挺，昂然直入□□□（此处删去十二字）。因为已肿了，十分疼痛，那知不上十下，便不疼了，因为玉奴久被崔公子玩熟一年之久，不知挨过几千百回。今番若非将军的这样大，焉如此痛，然而究竟是个惯家，所以到后来，玉奴愈觉舒服，比起公子胜强十倍。于是就将军一来一往，好不快活，到二十分痛快，弄得她爹娘乱叫。将军恣情欢乐，翻来覆去，各路各样，一直至四更多天，方才泄了，互相搂抱而眠。玉奴只顾奉承将军，千奇百怪的应酬，弄得将军一日难离，渐渐提拔，补了一员参军之职，这且慢表。单说崔公子，自从扬州回来，又失了依依二人，十分懊恼，柳家知道女儿被贼人劫去，也是无法。只得厮守住小吴同妹妹及亭亭等三人，朝夕取乐。却说贼寇刘钊等，山寨积得兵马甚多，便商议起兵攻打杭州，一来借粮，二来听说崔家尚有美女四人，也思乘此一同掳来受用，因此

点齐喽罗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杭州而来。这杭州本归陈将军驻守，因为江北打仗，将军移师赴敌，为此城防空虚，竟被贼人打破。五百喽罗任情抢掠，奸淫烧杀，惨不忍闻。单说二名贼首直奔崔宅，到得门前，喽罗们围个水泄不通，打开大门，一拥而入，丝毫事儿未费，竟将小姐亭亭四人，抢到手中。二贼获得美人，心中喜悦急忙送入贼营。单说这伙喽罗将崔家打抢一空，仍不甘心，搜来搜去，由花洞搜出小吴。当时匪众共十二人，就中有个小贼头目于七，也是色中饿鬼，他见小吴貌美，动了兴头，开言说道：“咱们大王得了四个美人，好不快活，我们也好拿他杀火。”于是将小吴捆于树上，轮流奸戏起来。起初独可支持，无如众贼匪只图欢乐，毫无怜爱，大拉大扯，大顶大撞，由麻木而疼，由疼而肿，由肿而破，到第十二个人上，尚自支持。贼人见他不惧，也不告饶，于是又约了十五个人来轮流弄，小吴依然呻吟忍爱。内中一贼，十分可恶，不知从哪里牵来一匹公驴。他竟照配驴办法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三十九字）竟自被那驴子活活弄死了，众贼一笑而散。单说贼众抢了杭州，转回山寨，刘钊要了粉英、亭亭，苏斌要了月宾、黛痕，各自受用，唯有粉英小姐，思念哥哥恩爱之情，不肯相从，被刘贼搂住亲嘴，姑娘推拒。刘贼性发，唤出水牛般四个婆娘，你拉我扯，将姑娘按在床上，脱去衣服，捆了手，仰面朝天，按在床，动弹不得。旁边两个婆娘，攥住两脚，分为左右，露出鼓蓬蓬一个小牝。刘贼急忙挺阳相就。此时姑娘正已力竭声嘶，今见贼人来，去看时，原来也不在哥哥以下，便自止住悲声，任其所为。后来觉着又舒服，又耐得功夫，便也乐意相从，终日在山取乐，不在话下。单说崔公子听得贼

来，藏在炉坑之内，幸得无事，事后出来看时，妹妹等俱都不见，花园内又死了心爱的小吴。公子一见，放声大哭，死去活来，闹了半天，寻思无法，只得掩埋了小吴，愈思人世愈觉无味。遂将粗重家俱发卖钱钞，房子也卖与人家，拿了钱钞，寻了个相识庙宇，竟自遁迹空门，做了道士，倒也清闲自在，得以令终。回文再说将军与小玉奴，尽夜厮守，好不快乐。这日，二人一同洗澡，玉奴脱去衣服，露出又滑又腻雪白的肉儿，羊脂玉一般的屁股蛋儿，她那脸子浑身的肉，已经可爱；将军一时情动，两人干了起来，弄够多时，一泄如注。恰巧将军接得其父亲檄札，命他会师寿春，与北兵交战。将军急忙起兵前往，亏得将军用兵如神，连战皆捷，大败敌师。此时正是栖霞山寇攻掠杭州之日，待得班师之后，仍回原防，早已知道贼寇之事。将军大怒，急忙点动人马，围了山寨，早有探事喽罗报上山寨，将可儿、粉英、依依、三丫鬟六人，簇簇拥拥押下山来，玉奴一见，备问原由，粉英姑娘细说原委。玉奴转身进帐，禀与将军，将从前之事，从头至尾，一一说明，将军大喜，急忙唤进六人，仔细观看，果然比花解语，比玉生香，喜之不尽，俱行收下。便向玉奴道：“宝贝儿，这是崔公子命小福薄，该当归我受用，他这个缺，我就替了吧。”玉奴也将将军如何恩爱，如何能干，如何大，一一说与六人，六人也自欢喜。到得晚晌，也是长枕大被，一同玩耍。将军先将粉英抱过，玩得高兴，替她脱去衣服，自己衣裤玉奴都替脱了，将粉英抱在床上，把那藕棒似的两条腿轻轻举起，放在自己肩上。此时姑娘春色葱葱，乜斜杏眼，竟盼着搁了进去。将军见她小牝鼓鼓的，十分可爱，将身一耸，直顶花心，姑娘觉得这个活宝

比从前所遇，俱不相同。塞得十十足足，大热铁硬，大抽大送，七纵七擒，弄得姑娘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大叫：“心肝也。”将军愈加勇猛，姑娘抵挡不过，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三十二字）姑娘咿咿呀呀叫道：“快活死了。”一连抽送数千百回，弄得姑娘受不了了，苦苦央求。将军住手，拉过亭亭，对准小肚之下，只一顶，已顶进半截去了。亭亭趁势倒于床沿之上，将军左冲右撞，横旋直顶，竭力抽送。亭亭心花大开，不消几抽，已是出了，将军格外用力时候，更禁不起了。又换了可儿，可儿在旁，早已脱衣服等候。□□□（此处删去五十字）一阵阵风狂雨骤，又早不胜，不消说依依、黛痕、月宾三人依次弄偏，仍不尽兴，又将玉奴弄了多时，方才泄了。从此六人奸戏，一如崔公子之时。玉奴到坟上痛哭一场，寻问崔公，方知出家云游去了，回来俱都痛哭，将军问知，百般劝慰。将军因无妻室，禀明父亲，立粉英姑娘作了正室。亭亭等也为侧室，黛痕、月宾做了玉奴侧室，此是表面门文，不得不敷衍。因为将军不比崔公子庶民之家也。到得晚上，仍是长枕大被，同床欢乐。后来陈将军之父做了皇帝，将军备位东宫，不上一年，皇帝不豫，禅位太子，陈将军便做了皇帝。那时粉英姑娘册为正宫娘娘；依依可儿东西宫贵妃；玉奴身为男妾，也封了三公之爵，却仍是陪伴皇帝追欢取乐。亭亭三人仰承甘露，得沐天恩，好不快活，后来直至天子驾崩。玉奴方率亭亭黛月痕等三人辞别出宫，其时粉英方在盛年，虽闲礼教，终不免欲火难禁，却仍不时召幸玉奴，礼赐有加。书说至此，便算告一结束，可见功名宝贵于床第求之，正自易易也。